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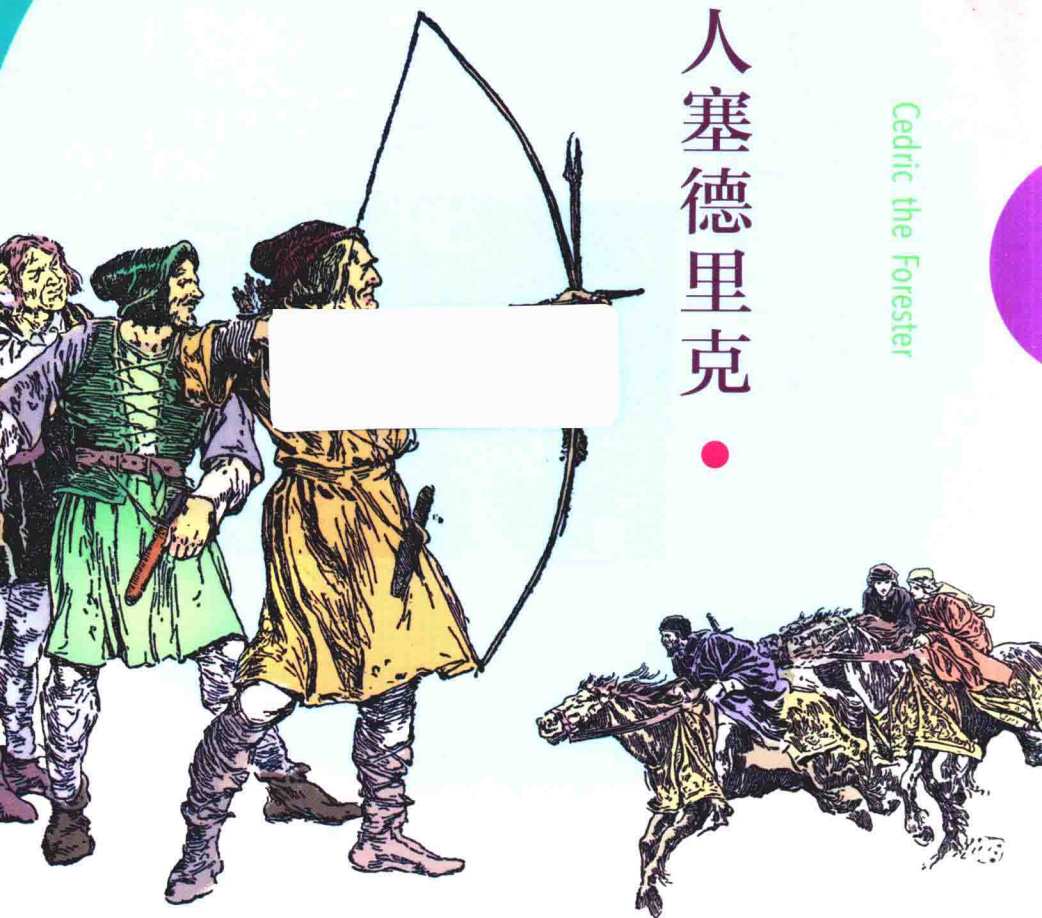
南来寒 主编



[美] 伯纳德·马歇尔 / 著
雪雁 / 译

森林人塞德里克

Cedric the Forester



南京大学出版社

[美] 伯纳德·马歇尔 / 著

雪雁 / 译

南来寒 / 主编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精选

2

森林人塞德里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森林人塞德里克 / (美) 伯纳德·马歇尔著 ; 雪雁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 / 南来寒主编)

ISBN 978-7-305-18462-8

I. ①森… II. ①伯… ②雪…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0684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项 目 人 石 磊
项目统筹 刘红颖

丛 书 名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精选

书 名 森林人塞德里克

著 者 [美]伯纳德·马歇尔

译 者 雪 雁

主 编 南来寒

责任编辑 陈 佳 宋冬昱

责任校对 王丽娜

终审终校 蒋梦燕

装帧设计 谷久文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320 1/32 印张 5.5 字数 145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8462-8

定 价 25.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 (Newbery Medal)，又称纽伯瑞奖。1922年由美国图书馆学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的分支机构——美国图书馆儿童服务学会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 创设，旨在表彰那些为美国儿童文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作者们。该奖每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上一年度出版的英语儿童文学优秀作品。每年颁发金奖一部、银奖一部或数部。自设立以来，已评出数百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奖。



内 容 简 介

塞德里克，一个出身低微的下等农民，在英国的中世纪受到各种不平等的对待；但是他勇敢、自信、有谋略，还擅长使用十字弓。他同理查德爵士一起，打击了布莱克浦尔的强盗，攻下蒙克斯莱尔的要塞。他的英勇表现让他获得了骑士的殊荣，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而是继续战斗，为所有的平民积极争取自由、平等和应得的权益。他让我们认识到高贵的出身和拥有特权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了大众的权益奋斗终生才值得被尊重，才值得永远被纪念。

目 录



第一章	芒乔伊城堡围攻战	1
第二章	地牢踏步声	17
第三章	森林人塞德里克	25
第四章	芒乔伊的胜利者	36
第五章	弓箭手的狂欢节	50
第六章	流亡民的首领格伦	64
第七章	布莱克浦尔的强盗	79
第八章	蒙克斯莱尔的要塞	89
第九章	贱民与背负的重担	95
第十章	鹰之通道	110
第十一章	金伯利的护城河	124
第十二章	铁项圈	134
第十三章	迈上拉尼米德的革命之路	150

第一章 芒乔伊城堡围攻战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国王派传令官传来口谕：要求我的父亲组建部队，扩充在林肯地区驻扎的皇室军队，以备大规模远征苏格兰。于是，六个重甲兵及其随从，还有一百个重甲兵迅速组成芒乔伊的战队。是的，我父亲是雄霸一方的领主，他对自己的国家尽职尽责，第一时间就下达了命令组建战队。

传令官骑马匆匆离去，而城里的我们，却忙成了一锅粥。

兵器铸造师在庭院里敲打出叮叮当当的嘈杂声，听起来竟如节奏般悦耳。木质的大牛车正通过吊桥，里面塞满了父亲的战队前去大本营时需要的供给，包括肉干和粮食。我们的战士，统一穿着皮夹克，带着兜帽，背挎十字弓，三三两两地走来，形成十人一组的小纵队。对我们芒乔伊而言，尽管显得有些混乱，也还算一切如常。

这时，我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此刻，他正望着身裹甲胄的战士们。我将身子前倾，努力想听清他们要说些什么。

“我的主人，”她说，“我想跟你谈谈，但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敲打声快把我们的耳朵给淹没了。”

当我父亲心情不错的时候，一个如此拙劣的玩笑也能让他大笑不已。

“该死！我的女主人，”他回敬屈膝礼，我母亲说这个礼节是他在意大



利时学会的，可是我怎么也学不好，“蒙特默伦西的一个姑娘从铸造兵器的嘈杂声里受到启发，创作出的美妙音乐，甚至比鲁特琴或维奥尔琴演奏出来的更动听呢。”

“够了。”母亲打断他，“我本来应该表示遗憾，因为从来没有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生活过。但是我还是要鼓起勇气向您请求，拜托再仔细考虑一下吧，我的主人，如果您和最精锐的战士都离开了，这座城堡的防御将会怎么样？”

父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我正准备说话，却被母亲狠狠地瞪了一眼，只好把话咽了下去。我想，她一直以为我只是个顽皮的孩子，其实我已经过了十五岁的生日，这还在圣烛节上记了下来。

“我仔细考虑过，”父亲说，“事实上，凯特，我甚至不需思考就明白到时候这城堡的防御会有多薄弱。老弓箭手马文，随我参加过所有的战役，他的眼睛就像他的箭矢一样精准。这两年，他与他的六个随从，就像您的近侍罗宾·胡德一样，已经年迈，不再适合长征行军。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举起弓箭，拿上长矛，捍卫城堡。他们都将听从您的调遣，一定会在我外出的日子里好好保护你们。”

“不，我的主人，”她马上接过话，“这些日子可不太平，卡尔顿的老狼磨尖了牙齿，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和城堡里的人。”

“老狼和我一样，都受到国王的圣旗令召唤。在大战来临之际，我与他之间的小摩擦一定会被搁置。如果幸运之神没能眷顾到我们，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但是，这次国王领军的规模史无前例，会让追随者赢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国王如亲见我们的忠心，就会更厌恶卡尔顿人的无礼。老狼垂涎的芒乔伊肥鹅，到时会用老鹰一般锋利的鸟嘴和利爪，狠狠折断它的下巴。”

“希望如此，我的主人。把弓箭手老艾伦留下吧，他参加过多次大战，在十字弓方面特别有经验，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可以协助老马文。而且，您年



幼的孩子迪肯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如您所愿，凯特，老艾伦的头脑比他的双手更有用。不过，他并未随我的父亲上过战场。”

然后，他转向我，微笑地看着，就像从圣地归来的那天一样。

“但是，凯特，”他喊起来，“现在正是芒乔伊的鼎盛时期，我们不应该讨论由谁来统领护城队。迪肯爵士在这儿坐镇，如果你受到任何威胁，就让他用弓箭在白嘴鸦和野兔上面做记号，这些动物会立刻跑来向我报信的。”

我知道他在开我的玩笑，虽然在他眼中我还是个小孩，可身高几乎已经和他一样高了。当我慢慢说话的时候，声音也低沉得像贝斯，但是我仍然非常诚挚地回答他：

“我会的，父亲。谁敢用不敬的语气和母亲说话，我都会用弓箭让他闭嘴！在你们离开的时候，不管是灰狼还是其他任何人，只要敢来威胁芒乔伊，我就让他尝尝箭墙的滋味儿，保证他一定会后悔！”

“哈！小鹰的羽翼丰满了！”我的父亲哈哈大笑，“你说话像个真正的芒乔伊人，迪肯，再磨炼几年，你肯定能成为威严的王者。”

“也像一个真正的蒙特默伦西人，我的主人。”母亲插过一句，“可别忘了。”

“我以灵魂发誓，决不能忘。”他笑道，“迪肯身体里除了流着父亲家族的高贵血液，还有母亲家族的，这正是守护城堡需要的。好啦，我要去看看了。沃菲尔德在后面负责粮食和牛肉的供给，他可从来都不是农民的好帮手，倒更像是一根哑巴木头。”说完，他吻了吻母亲，又捏了一下我的耳朵，急急忙忙朝他的兵器铸造师跑去。

父亲那天上午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眼前，安抚着我的心灵。

他从圣地回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那时我在伦敦见到父亲，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穿着闪闪发光的铠甲，带领着从圣墓赎回的俘虏。他们在他们



中间，显得无比的英勇神武和伟岸挺拔。回来后，他就一直待在城堡里，没做什么大事，无非就是时不时地审判一些乡间邻里的案件，外出打打猎，处决潜伏在森林中的强盗，等等。他并肩作战的好伙伴都了解，他平时的性格，同他在法庭上审判时的脾气和行为相比，可要差上一百英里。在西部，我们没有马上比武大赛，也没有从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我觉得每一天都漫长得像一个星期。不过，最近倒有件事让我们提起了点儿精神来。卡尔顿的灰狼来自特拉莫尔城堡，离我们大约九英里。他派人来送信，信中对贡品提出了非常无礼的要求。他声称芒乔伊确实是领主，但是卡尔顿建城时间短，产出有限，应当减少进贡。

我常常想起父亲的回答，这个替卡尔顿送信的家伙胆小又猥琐，他替卡尔顿卖命，就像是靠近火焰的树叶，很快就会枯萎。但短短几年，他竟然对我越来越放肆。

“芒乔伊小领主啊，承认现实吧！灰狼把特拉莫尔管理得非常出色，他要是亲自从老巢出来对付你们，芒乔伊的徽章都会消失不见的。你想想，在过去的日子里，英格兰是向撒哈逊进贡的，可现在呢？你们的宝座上，可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魔鬼朋友啊。”

这个混蛋留下这样的话，便溜回了特拉莫尔。几个星期后，灰狼震怒，因为卡尔顿的两个执行官受了重伤。事情是这样的：芒乔伊的地主要求交租金，可是被他们一口回绝。地主们立刻组织起一个武装小中队冲过去，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我们的重甲兵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庄园，十字弓手进去后，射了支箭在卡尔顿的徽章上面。

一场冲突蓄势待发，芒乔伊的人力物力加起来远远超过了他们。国王派出传令官分别前往特拉莫尔和芒乔伊，命令在未调查清楚事情之前，双方谁也不许出兵。

在这种时候，国王却又下命令：封臣不管地位高低，都要加入苏格兰大



战。父亲非常高兴，在他的统治期间，竟能担当随国王远征的重任，芒乔伊必能声名远扬。可是灰狼对芒乔伊的城堡垂涎已久，巴不得一口气夺过我们的土地。这让我们有些担心。

父亲加入大战一个星期后，母亲收到了他的信函，是国王的传令官送来的，上面全是关于他打胜仗的消息。他们此刻正前往北方，父亲率领的部队被任命为先行军，与早年并肩的战友进行了整合，意气风发地向前行进，相信苏格兰人很快就会为自己先前的愚蠢行为付出代价。

就在同一天，我们也得到消息：灰狼因为生病没有上战场。圣战中，他的部队也总是时不时地得瘟疫。他传消息给国王，说皇家军队在到达苏格兰地界之前，他一定会赶上。

又是七天后的早晨，我同老马文站在吊桥的转闸旁。下面有一辆马车正缓缓驶入庭院，上面装着从沃菲尔德农庄运来的小麦。突然，我看见一群骑兵，为了躲避茂密的树枝将身体弯曲，正从半英里外的曼勒雷方向飞奔而来，我给马文指了指。等我俩反应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匿在树丛后。我们的老弓箭手立刻把手搭在转闸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森林的出口处。那里，是可以向我们发起进攻的射程。

清晰的马蹄声一声比一声清脆。我们的邻居组成弓箭队，清早到访，绝非善意。此时此刻，国王全部的皇室成员都被召去了战场，骑兵从特拉莫尔方向赶来，我们只能想到老狼及他的阴谋诡计。吊桥在吱吱吱吱的声音中缓缓上升，或许这些家伙也来自曼勒雷，可是曼勒雷的女主人非常友善，而且她集合了大批武装力量，也投入了林肯的大部队……我们没有时间再思考，森林中的骑队正急速飞驰，一个花白胡子的瘦高个骑士带领着他们，直冲我们敞开的大门而来。

马文和我一起转动转闸，合上开关。吊桥倾斜在半空中，骑兵被迫停在护城河的对岸。



“我知道是你，卡尔顿。”马文大吼，“你想对芒乔伊做什么？难道你认为我们会坐以待毙吗？”

骑兵中领头的老狼用尖啸的声音回答，震得我鼓膜生疼，“把桥放下来，你这个混蛋！你知道我可不是芒乔伊的主人，如果你继续阻拦，我就吊死你，让你比哈曼死得还惨！放下桥，否则拿你的尸体喂乌鸦！”

马文又要张嘴，站在转闸旁的芒乔伊女主人——我的母亲把他推到一旁。我立刻贴近到她身边，拉开十字弓，对准敌人。

“卡尔顿，”她说道，声音柔美动听，尤其是响在难听的声音之后，“国王命令所有的皇族前去战场，你集合了六十多人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

老狼听到这句欢迎语后，整张脸变得狰狞可怕，我甚至希望从没看见过这张脸。

“哈！是的，蒙特默伦西的凯特，我已回禀国王，告诉他比起大战来说，我需要先解决一些更加紧急的事。所以现在，快把芒乔伊城堡的钥匙给我！否则，我会叫我厨房里的伙夫，轻而易举地收拾掉那个穿皮衣的混蛋！当然，如果你现在放下吊桥，一切都还好商量，我甚至会派一个护卫队，送你和你的小男孩去圣安妮大教堂。你要是愚蠢得什么都不做，我就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吊死你们所有人，所有的！想想他们的下场吧！来吧，你怎么选择？我可不想等太久。”

“卑鄙！无耻！疯狗！”母亲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愤怒地咆哮着，“这场冲突结束后，你灰色头盔下的头颅会悬挂在我的城墙前，接受四面八方的羞辱。谁会料到你竟会这样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而她的主人，正随着国王的战旗，为国家南征北战！你胆子太大了，向传令官谎称生病，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重甲兵来掠夺芒乔伊的土地！滚回去吧，领着你这群嗜血的走狗，我的十字弓队早已瞄准你们，蓄势待发！我没空跟你扯了，滚回去！”



我的十字弓瞄准了护城河对岸那个花白胡子的首领。一个星期前，我向父亲信誓旦旦地夸下了海口。而现在，我汗毛直立，浑身颤抖，像一条狗遇见与它纠缠不休的对手一样。我悄声为自己的弓箭祈祷，猛地一闭眼睛，带着战战兢兢的恐惧，我射箭了！母亲看穿了我的想法，她出手一拍，打在我的弓上，射出的箭从首领的头上飞过，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举好你的弓，男孩，”她命令道，“我们不能在谈判的时候伏击敌人，即使他们来者不善，即使我们要面临一场长时间的恶战。”

卡尔顿的主人微微动了动，显示出对我们的不屑。他调转马头，命令所有的人原地休息。灰狼的部队停伫在大树的阴影里，他对三四个骑士下达命令。很快，队伍分成三部分：左右两边各有一队，其余的驻扎在我们城堡大门和吊桥的对面。我们在城堞上监视敌方的人来报告，敌人围绕城堡驻扎的位置对他们非常有利，这中间，有一名年轻的骑兵正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特拉莫尔。

围攻芒乔伊城堡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我们聚精会神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期间，卡尔顿的骑士没有发动任何进攻。靠近吊桥的路怪石嶙峋，非常陡峭。护城河由隐蔽在塔楼里的十字弓箭手守护，他们不大会从这里攻破。我了解卡尔顿的主人，他年纪很大，诡计多端，而且满手血腥，杀人不眨眼。显而易见，为了攻下我们，他不惜牺牲任何下属。终于，开始了！城堡里一支接一支的箭射向围攻者，其中一些射中了他们的头盔或护胸甲，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但这些人穿的是上好的托莱多盔甲，我们的弩箭无法直接刺穿他们的身体。我站在狭壁处，很好隐蔽，身边没有人相助，我就自己拉弓开箭，一支支射向敌人。

老马文有一手过硬的射箭术，正瞄向率领队伍的花白胡子，不断发箭。老狼身旁有个年轻的骑士，看起来在央求他去树林的阴影处躲避，他不耐烦地摇着头。



中午时分，光线不错，橡树的树干并未让叶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整片树林里的情况。面包和肉干送了进来，还有骡子驮了整箱整箱的啤酒和葡萄酒，大家都高兴地欢呼着。

老富兰克林夫人在替我母亲包扎伤口，这是她的贴身仆人，是从她孩童时代就追随的老仆人。而我是芒乔伊的继承者，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得到了老富兰克林夫人作为仆人的尊重。她将大量的新鲜面包、奶酪和啤酒带给堡垒里的弓箭手，用亲切自信的话语激励他们，要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充分的准备。

“马文，”我们一进入堡垒，走到老朋友的身边，母亲就用一种讲战争艺术课的老师的语气向他询问，“我们能给敌人提供什么好东西来避免战争，而不是把我们的战士派出去呢？”

“啊，那正是我们希望的，女主人。”马文充满敬意地回答，眼睛却一眨不眨，死死盯着树林的那边，“如果风能助上我们一臂之力就太好了！这样，灰狼没有隐蔽的地方，我拉弓上弦，马上就能教训这帮强盗走狗。”

“上帝保佑您的弓箭，好马文。你确实做到了对芒乔伊城堡忠心耿耿。我认为，他的军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一栋乡间庄园和六英亩的土地都会是你的。”

“芒乔伊的女主人，”他说着，又举起另一部十字弓，“您的赏赐非常好。但是我对现任的芒乔伊主人以及他的父亲，已经效忠整整五十年了，对我而言，不管有没有赏赐，只要我活着，我都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些还是等以后再说吧，灰狼又开始发动攻击了，他那双饥饿的眼睛正死死盯着咱们……”

他仔细瞄着极远的目标，我常常看见他远程射中奔跑的野兔。但是这次，幸运之神却没能降临。他扣动扳机的时候恰好吹过一阵风，箭起码射了一百五十码远，却没对那边的敌人造成丁点儿伤害。老马文低低地抱怨了一



声，站起来咬牙切齿地瞪着领军的骑士。

“好运！下次风就停了，老马文。”母亲说道，“你会击中他的，我肯定。”接着，她走向另一个出箭口，慰问兵器制造师老艾伦，他正忙着给箭手们分发新鲜的食物。

下午两点的时候，我们的侦查员发出一声惊叫，敌人的援兵到了。母亲和我急忙跑到城堞上，看见来了一百个甚至数量更多的援兵，包括重甲兵、弓箭手，甚至背着斧头和铁锹的农民，他们正从特拉莫尔的方向赶来。

这一刻，目睹到的一切让我们感到恐惧，它印证了老狼先前的行为。他并不急着突袭，而是要大规模地进攻，势必要得到芒乔伊的城堡和土地。

绝大部分的护卫都随着国王的军队远征了。很显然，卡尔顿无比奸诈狡猾，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人离开特拉莫尔。重甲兵暂时无法渡过护城河，也不能攀爬陡峭的城壁，但是，卡尔顿目前的武装力量起码是我们的二十倍，老狼一直费尽心思地准备着这场战役。

我们没有时间犹豫，重甲兵和农民正穿过树林，渐渐走入我们的射程范围内。很快，四处响起了斧子砍伐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森林里来来回回地穿梭着人群，看起来正像是在树林里驻扎的那一队兵士。一百个穿着皮夹克的士兵和穿着粗布的农民，手里没拿武器，腰间别着斧子和匕首，背上背着大捆的树枝来回小跑。又有二十人，将树木砍成木板和木条，搭成简易帐篷。还有八个强壮的家伙，他们砍倒大树，想做攻城槌。这让我对城堡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显而易见，如果强盗用木条木块填平了护城河，他们一大群人就会涌过来，使用蛮力放下吊桥，再用原木撞开里面的大门。一旦进入城堡里面，这群野兽便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林间的家伙们穿着厚重的盔甲还能奔跑自如，肯定是攻城槌手。他们由骑士和乡绅组成，直接由花白胡子的灰狼领导。剩下的人组成十二人一组的十字弓箭队，旁边一个大槽装满了十字弓和弩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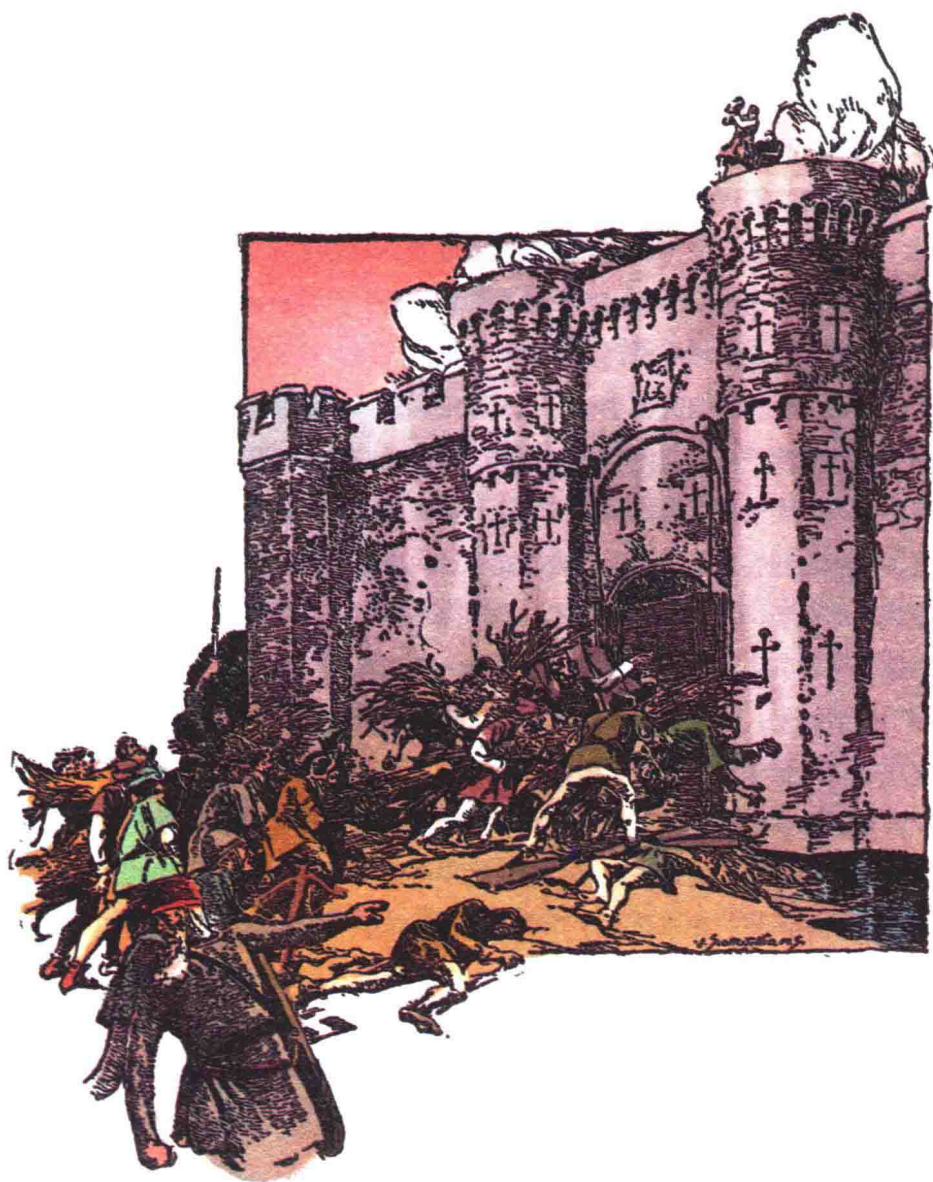


我们的弩箭队只有六个人，大家不免对即将开始的战斗有些担心。我鄙夷地看着卡尔顿的疯狗，举起了手中最好的钢制弩箭，它是父亲从十字军东征的战场上带回来的。在我们第一次射出箭雨之后，他们多少有些震慑。但他们利用茂密的树丛做隐蔽，绝大多数的箭都没能发挥效用。我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射击，比先前击倒了更多的敌人，包括我的弩箭，也射中了一位攻城槌手的长官。但是现在，护城河边拉开了一条长长的战线。柴笼被一个接一个地投进护城河，木板和木条也不停地往下扔，看来一些胆子大的人想要过河。

事实上，我们的石弩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柴笼被射开，穿皮夹克的人首当其冲受到攻击，每隔二十到四十步远就有一个敌人躺下。他们转而从壕沟进攻，可没有东西能够填平壕沟。他们又利用木板木条过河，却不慎滑进水里，性命堪忧。这些人就像是偷粮食的老鼠，被抓住后投进装满水的浴缸，自生自灭。

面对我们射箭雨的石墙，卡尔顿的十字弓箭手什么都做不了。他们也朝我们射箭，可是没什么用。穿着铠甲的艾伦，站在城堞向下面投掷了两块巨石，砸中了护城河里运气不好的家伙，也让河里的其他人四散开去。老马文一人顶三个，用弩箭射击灰狼，灰狼在他的兵士中忽前忽后，又是威胁，又是命令，强行让他们向前进攻。一些箭射中了他们，鲜血直流。特别是两个倒霉的骑士，弩箭直接刺穿他们的头部，他们是在其他人的推搡中中了箭的。

又过了一会儿，差不多有一半的重甲兵和士兵，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同伴身上，自己则悄悄藏在树荫深处隐蔽起来。眼见攻破我们的希望很渺茫，灰狼不停地咒骂，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卡尔顿的全体士兵迅速撤到开阔地带。二十多个人落到了队伍的后面，陷进了壕沟或滚进了河里。攻城槌掉到一旁没人理会，一些挑夫也在后面慌慌张张地追着，敌人们伤的伤，跑的跑。



穿着铠甲的艾伦，站在城堞向下面投掷了两块巨石，砸中了护城河里运气不好的家伙。